

宋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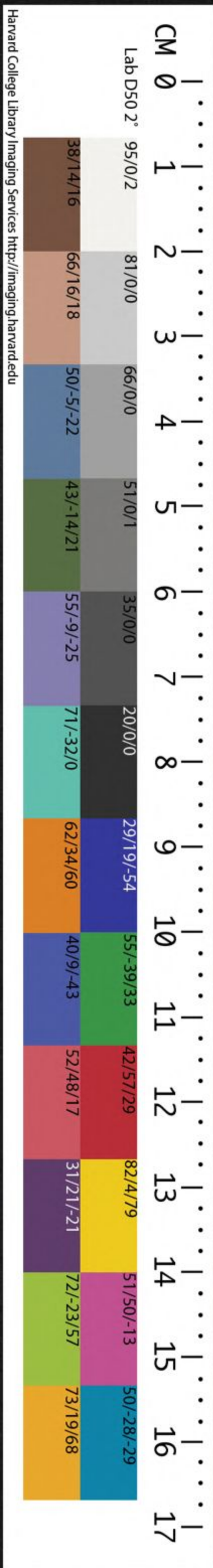
卷八十一之八十三



162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L 30 1936

T 2455/21



宋書卷八十

列傳第四十

梁沈約撰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書畫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孝武十四王

孝武帝二十八男文穆皇后生廢帝子業豫章王子尚
陳淑媛生晉安王子勛阮容華生安陸王子綏徐昭容
生皇子子深何淑儀生松滋侯子房史昭華生臨海王
子頊殷貴妃生始平孝敬王子鸞次永嘉王子仁與皇

子子深同生何婕妤生皇子子鳳謝昭容生始安王子
真江婕妤生皇子子玄史昭儀生邵陵王子元次齊敬
王子師與始平孝敬王子鸞同生江美人生皇子子衡
楊婕妤生淮南王子孟次皇子子況與皇子子玄同生
次南平王子產與永嘉王子仁同生次晉陵孝王子雲
次皇子子文並與始平孝敬王子鸞同生次廬陵王子
與與淮南王子孟同生次南海哀王子師與始平孝敬
王子鸞同生淮陽思王子霄與皇子子玄同生次皇子
子雍與始安王子真同生次皇子子趨與皇子子鳳同
生次皇子子期與皇子子衡同生次東平王子嗣與始
安王子真同生杜容華生皇子子悅安陸王子綏南平
王子產廬陵王子興並出繼皇子子深子鳳子玄子衡
子況子文子雍未封早天子趨子期子悅未封爲明帝
所殺

豫章王子尚字孝師孝武帝第二子也孝建三年年六
歲封西陽王食邑二千戶仍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
北中郎將南兗州刺史其年遷揚州刺史大明二年加
撫軍將軍三年分浙江西立王畿以浙江東爲揚州命王
子尚都督揚州江州之鄱陽晉安建安三郡諸軍事揚
州刺史將軍如故給鼓吹一部五年改封豫章王戶邑

如先領會稽太守七年加使持節進號車騎將軍其年
又加散騎常侍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時東土大旱鄞
縣多醵田世祖使子尚上表至鄞縣勸農又立左學召
生徒置儒林祭酒一人學生師敬位北州治中文學祭
酒一人比西曹勸學從事二人比祭酒從事前廢帝卽
位罷王畿復舊徵子尚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領尚
書令解督東揚州餘如故初孝建中世祖以子尚太子
母弟上甚留心後新安王子鸞以母幸見愛子尚之寵
稍衰旣長人才凡劣凶慝有廢帝風太宗殞廢帝稱太
皇后令曰子尚頑凶極悖行乖天理楚玉姪亂縱慝義

絕人經並可於第賜盡子尚時年十六楚玉山陰公主
也廢帝改封爲會稽郡長公主食湯沐邑二千戶給鼓
吹一部加班劔二十人未及拜受而廢帝敗楚玉肆情
淫縱以尚書吏部郎褚淵貌美請自侍十日廢帝許之
淵雖承旨而行以死自固楚玉不能制也

晉安王子勛字孝德孝武帝第三子也大明四年年五
歲封晉安王食邑二千戶仍都督南兗州徐州之東海
諸軍事征虜將軍南兗州刺史七年改督江州南豫州
之晉熙新蔡郢州之西陽三郡諸軍事前將軍江州刺
史八年遷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

隨二郡諸軍事鎮軍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未拜而世祖崩以鎮軍將軍還爲江州本官如故眼患風爲世祖所不愛景和元年加使持節時廢帝任凶多所誅害前撫軍諮議參軍何邁少好武頗招集才力之士邁先尚太祖女新蔡公主帝詐云主薨殺宮人代之顯加殯葬而納主於後宮深忌邁邁慮禍及謀因帝出行爲變迎立子勛事泄帝自率宿衛兵誅邁使八座奏子勛與邁通謀又手詔子勛曰何邁殺我立汝汝自計孰若孝武邪可自爲其所遣左右朱景雲送藥賜子勛死景雲至盆口停不進遣信使報長史鄧琬琬等因奉子勛起

兵以廢立爲名太宗定亂進子勛號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琬等不受命傳檄京邑泰始二年正月七日奉子勛爲帝卽僞位於尋陽城年號義嘉元年備置百官四方並響應威震天下是歲四方貢計並詣尋陽遣左衛將軍孫冲之等下據赭圻又遣豫州刺史劉胡率大衆來屯雒尾又遣安北將軍袁顓總統衆軍臺軍屯據前谿斷顓等糧援胡遣將攻之大敗於是焚營遁走顓聞胡去亦棄衆南奔沈攸之諸軍至尋陽誅子勛及其母同逆皆夷滅子勛死時年十一卽葬尋陽廬山松滋侯子房字孝良孝武帝第六子也大明四年年五

宋書卷八十 列傳 四
歲封尋陽王食邑二千戶仍爲冠軍將軍淮南宣城二
郡太守五年遷豫州刺史將軍淮南太守如故六年改
領宣城太守七年進號右將軍解宣城餘如故前廢帝
永光元年遷東揚州刺史將軍如故景和元年罷東揚
州子房以本號督會稽東陽新安臨海永嘉五郡諸軍
事會稽太守太宗卽位改督爲都督進號安東將軍太
守如故又徵爲撫軍領太常長史孔顛不受命舉兵反
應晉安王子勛卽僞位進子房號車騎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三吳晉陵竝受命於顛太宗遣衛將軍巴陵王休
若督諸將吳喜等東討戰無一捷以次平定上虞令王

晏起兵殺顛囚子房送還京都上宥之貶爲松滋縣侯
食邑千戶司徒建安王休仁以子房兄弟終爲禍難勸
上除之乃下詔曰不虞之釁著自終古情爲法屈聖達
是遵朕埽穢定傾再全寶業遠惟鴻基猥當負荷思弘
治道務盡敦睦而妖豎構扇安造異圖自西南阻兵東
夏侵斥都邸羣凶密相脣齒路休之兄弟專作謀主規
興禍亂令舍人嚴龍覘覩宮省以羽林出討宿衛單聲
候隙伺間將謀竊發劉祇在蕃規相應援通言北寇引
令過淮頃休範濟江潛欲拒捍賴卜祚靈長姦回弗逞
陰慝已露宜盡憲辟寔以方難未夷曲加遵養今王化

帖泰宜辨忠邪涓流不壅燎火難滅便可委之有司肅
正刑典松滋侯子房等淪陷逆徒協同醜悖遂與籤帥
羣小潛通南粵連結祗等還圖朕躬雖咎戾已彰在法
無宥猶子之情良所未忍可廢爲庶人徙付遠郡於是
竝殺之子房時年十一路休之等以崇思太后旣崩自
慮將來不立不自安劉祗在南兗州有志爲逆嚴龍太
祖元嘉中已爲中書舍人南臺御史世祖又以爲舍人
甚見委信景和泰始之際至越騎校尉右軍將軍至是
懷異端故及於誅

臨海王子頊字孝列孝武帝第七子也大明四年年五
歲封歷陽王食邑二千戶仍爲冠軍將軍吳興太守五
年改封臨海王戶邑如先共年遷使持節都督廣交二
州湘州之始興始安臨賀二郡諸軍事征虜將軍平越
中郎將廣州刺史未之鎮徙荊州刺史將軍如故八年
進號前將軍前廢帝卽位以本號都督荆湘雍益梁寧
南北秦八州諸軍事刺史如故明帝卽位解督雍州以
爲鎮軍將軍丹陽尹尋畱本任進督雍州又進號平西
將軍長史孔道存不受命舉兵反以應晉安王子勛子
勛卽僞位進號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龍尾奔敗吳喜
張興世等軍至子頊賜死時年十一葬巴陵

始平孝敬王子鸞字孝羽孝武帝第八子也大明四年
年五歲封襄陽王食邑二千戶仍爲東中郎將吳郡太
守其年改封新安王戶邑如先五年遷北中郎將南徐
州刺史領南琅邪太守母殷淑儀寵傾後宮子鸞愛冠
諸子凡爲上所盼遇者莫不入子鸞之府國及爲南徐
州又割吳都以屬之六年丁母憂追進淑儀爲貴妃班
亞皇后諡曰宣葬給輜輶車虎賁班劍鑾輅九旒黃屋
左纛前後部羽葆鼓吹上自臨南掖門臨過喪車悲不
自勝左右莫不感動上痛愛不已擬漢武李夫人賦其
詞曰朕以亾事棄日閱覽前王詞苑見李夫人賦悽其

有懷亦以嗟詠久之因感而會焉巡靈周之殘冊略鴻漢
之遺篆弔新宮之奄映嘒壁臺之蕪踐賦流波以謠思詔
河濟以崇典雖媛德之有載竟滯悲其何遣訪物運之榮
落訊雲霞之舒卷念桂枝之秋霄惜瑤華之春翦桂枝折
兮沿歲傾瑤華碎兮思聯情形殿閉兮素塵積翠彫蕪兮
紫苔生寶羅暘兮春幌垂珍簟空兮夏幃扇秋臺側兮碧
煙凝冬宮列兮朱火清流律有終深心無歇徒倚雲日裴
回風月思玉步於鳳墀想金聲於鸞闕竭方池而飛傷損
園淵而流咽端蚤朝之晨罷泛輦路之晚清羈南陸蹕聞
闔轢北津警承明面縞館之酸素造松帳之葱青儗衆胤

而慟與撫藐女而悲生雖哀終其已切將何慰於爾靈存
飛榮於景路沒申藻於服車垂葆旒於昭術竦鸞劍於清
都朝有儷於徵準禮無替於粹圖闕瑤光之密陞宮虛梁
之餘陰俟玉羊之晨照正金雞之夕臨升雲簪以引思鏘
鴻鍾以節音文七星於霜野旗二燿於寒林中雲枝之天
秀寓坎泉之曾岑屈封羸之自古申反周乎在今遣雙靈
兮達孝思附孤魂兮展慈心伊鞠報之必至諒顯晦之同
深予棄西楚之齊化略東門之遙袞淪漣兩拍之傷奄抑
七萃之箴又諷有司曰典禮云天子有后有夫人檀弓云
舜葬蒼梧云三妃不從婚義云后立六宮有三夫人然則

三妃則三夫人也后之有三妃猶天子之有三公也按周
禮三公八命諸侯七命三公既尊於列國諸侯三妃亦貴
於庶邦夫人據春秋傳仲子非魯惠公之元嫡尚得考彼
別宮今貴妃蓋天秩之崇班理應初立新廟尚書左丞徐
爰之又議宣貴妃既加殊命禮絕五宮考之古典顯有成
據廟堂克構宜選將作大匠卿葬畢詔子鸞攝職以本官
兼司徒進號撫軍司徒給鼓吹一部禮儀並依正公又加
都督南徐州諸軍事八年加中書令領司徒前廢帝卽位
解中書令領司徒加持節之鎮帝素疾子鸞有寵卽誅羣
公乃遣使賜死時年十歲子鸞臨死謂左右曰願身不復

生王家同生弟妹並死仍葬京口太宗卽位詔曰夫紆寃
申痛雖往必追緣情惻愛感事彌遠故使持節都督南徐
州諸軍事撫軍將軍南徐州刺史新安王子鸞夙表成器
蚤延殊寵方樹美業克光蕃維而凶心肆忌奄羅橫禍興
言未傷有兼常懷宜旡天秀以雪沈魂可贈使持節侍中
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司徒南徐州刺史王如故第十
二皇女第二皇子子師俱嬰謬酷有增酸悼皇女可贈縣
公主子師復先封爲南海王並加徽謚又曰哀枉追遠
仁道所弘興滅繼絕盛典斯貴朕務古思治恩禮必敷
異族猶敦況在近戚故新除使持節侍中都督南徐

二州諸軍事司徒南徐州刺史新安王子鸞年雖沖弱
性識早茂鍾慈世祖冠寵列蕃值景和凶虐橫羅酷禍
國胤無主寃祀莫寄尋念痛悼夙軫于懷可以建平王
景素息延年爲嗣追改子鸞封爲始平王食邑千戶改
葬秣陵縣龍山延年字德沖泰始四年薨時年四歲謚
曰沖王明年復以長沙王纂子延之爲始平王紹子鸞
後順帝昇明三年薨國除

永嘉王子仁字孝和孝武帝第九子也大明五年年五
歲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北
中郎將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封永嘉王食邑二千戶仍

遷東中郎將吳郡太守六年又遷丹陽尹七年兼衛尉
前廢帝卽位加征虜將軍領衛尉丹陽尹如故尋出爲
左將軍南充州刺史景和元年遷南徐州刺史將軍如
故泰始元年又遷中軍將軍領太常未拜徙護軍將軍
四方平定以爲使持節都督湘廣交三州諸軍事平南
將軍湘州刺史太宗遣主書趙扶公宣旨於子仁曰汝
一家門戶不建幾覆社稷天未亡宋景命集我上流迷
愚相扇四海同惡若非我修德御天下三祖基業一朝
墜地汝輩便應淪於異族之手我昔兄弟近二十人零
落相繼存者無幾唯司徒年長令德作輔皇家門戶所

憑唯我與司徒二人而已尙未能厭百姓姦心餘諸王
亦未堪贊治我惟有太子一人司徒世子年又幼弱桂
陽巴陵並未有繼體正賴汝輩兄弟相倚爲彊庶使天
下不敢闕覘王室汝輩始十餘歲裁知俛仰當今諸舍
細弱殆不免人輕陵若非我爲主劉氏不辦今日沒諸
兄弟冲眇爲羣凶所逼誤遂與百姓還圖骨肉於汝在
心不得無媿卽日四海就寧恩化方始方今處汝湘州
汝年漸長足知善惡當每思刻厲奉朝廷爲心爵秩自
然與年俱進我垂猶子之情著於萬物汝亦當知好憶
我敕旨司徒建安王休仁南討猶未還旣還白上以將

來非社稷計宜並爲之所未拜賜死時年十歲

始安王子真字孝貞孝武帝第十一子大明五年年五

歲封始安王食邑二千戶仍爲輔國將軍吳興太守七

年遷使持節監廣交二州始興始安臨賀三郡諸軍事

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將軍如故不之鎮遷征虜將軍南

彭城太守領石頭戍事景和元年爲丹陽尹將軍如故

尋復爲南兗州刺史將軍如故泰始二年遷左將軍丹

陽尹未拜賜死時年十歲

邵陵王子元字孝善孝武帝第十三子也大明六年年

五歲封邵陵王食邑三千戶八年以爲度支校尉秦南

沛二郡太守仍爲冠軍將軍南琅邪泰山二郡太守景

和元年出爲湘州刺史將軍如故未之鎮至尋陽值晉

安王子勛爲逆留不之鎮進號撫軍將軍軍事平賜死時

年九歲

齊敬王子羽字孝英孝武帝第十四子也大明二年生

三年卒追加封諡

淮南王子孟字孝光孝武帝第十六子也大明七年年

五歲封淮南王食邑二千戶時世祖改豫州之南梁郡

爲淮南國罷南豫州之淮南郡并宣城前廢帝卽位二

郡並復舊子孟仍國名度食淮南郡景和元年爲冠軍

將軍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泰始二年改封安成王戶
邑如先未拜賜死時年八歲

晉陵孝王子雲字孝舉孝武帝第十九子也大明六年
年四歲封晉陵王食邑二千戶未拜其年薨

南海哀王子師字孝友孝武帝第二十二子也大明七
年年四歲封南海王食邑二千戶未拜景和元年爲前
廢帝所害時年六歲太宗卽位追謚

淮陽思王子霄字孝雲孝武帝第二十三子也大明五
年生八年薨追加封謚

東平王子嗣字孝叔孝武帝第二十七子也大明七年

生仍封東平王食邑二千戶繼東平沖王休倩休倩母
顏性理嚴酷泰始二年子嗣所生母景寧園昭容謝上
表曰故東平沖王休倩託芟璿極岐嶷夙表降年弗末
遺胤莫傳孝武皇帝敕妾子臣子嗣出繼爲後旣承國
祀方奉烝薦庶覃遐慶式延于遠而妾顏訓養非恩撫
導乖理情闕引進義違負螟昔世祖平日詭申慈愛崩
背未幾真性便發猶逼畏崇憲少欲藏奄自茲以後專
縱嚴酷寔顯布宗戚宣灼宮闈用傷人倫爰惻行路妾
天屬冥至感切實深伏願乾渥廣臨曲垂照賜復改命
還依本屬則妾母子雖隕之辰猶生之年許之其年賜

死時年四歲

武陵王贇字仲敷明帝第九子也泰始六年生其年詔曰世祖孝武皇帝雖恃尊墮惠勲狹政弛樂飲無饜事因於寧泰任威縱費義緣於務寡故以積怨動天流殃胤嗣景和肇釁義嘉成禍世祖繼體陷憲無遺昔皇家中圯含生懼滅賴英孝感奮掃雪寃耻勲績墜歷拯茲窮氓繼絕追遠禮訓攸尚況旣帝且兄而缺斯典今以第九子智隨奉世祖爲子武陵郡大明之世事均代邦可封智隨武陵王食邑五千戶尋世祖一門女累不少旣無釐總義須防閑諸侯雖不得祖稱天子而事有一

家之切且歸寧有所疥疾相營得失是任閨房有稟朕應天在位恩深九族庶此足申追睦之懷敷愛之旨後廢帝元微四年出爲使持節督南徐兖青冀五州諸軍事北中郎將南徐州刺史順帝昇明元年遷持節督郢州司州之義陽諸軍事前將軍郢州刺史二年爲沈攸之所圍徙都督荆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荊州刺史持節如故攸之平乃之鎮其年薨時年九歲國除

史臣曰晉安諸王提挈羣下以成其釁亂遂至九域沸騰難結天下而世祖之胤亦殲焉彊不知弱義在於此

也

宋書卷八十終

宋書卷八十一

列傳第四十一

梁沈約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劉秀之

顧琛

顧覲之

劉秀之字道寶東莞菑人司徒劉穆之從兄子也世居京口祖爽尚書都官郎山陰令父仲道高祖克京城以補建武參軍與孟昶留守事定以為餘姚令卒官秀之少孤貧有志操十許歲時與諸兒戲於前渚忽有大蛇

來勢甚猛莫不顛沛驚呼秀之獨不動衆並異焉東海
何承天雅相知器以女妻之兄欽之爲朱齡石右軍參
軍隨齡石敗沒秀之哀戚不歡宴者十年景平二年除
駙馬都尉奉朝請家貧求爲廣陵郡丞仍除撫軍江夏
王義恭平北彭城王義康行參軍出爲無錫陽羨烏程
令竝著能名元嘉十六年遷建康令除尚書中兵郎重
除建康性纖密善糾擿微隱政甚有聲吏部尚書沈演
之每稱之於太祖世祖鎮襄陽以爲撫軍錄事參軍襄
陽令襄陽有六門堰良田數千頃堰久決壞公私廢業
世祖遣秀之脩復雍部由是大豐改領廣平太守二十

五年除督梁南北秦三州諸軍事寧遠將軍西戎校尉
梁南秦二州刺史時漢川飢儉境內騷然秀之善於爲
政躬自儉約先是漢川悉以絹爲貨秀之限令用錢百
姓至今受其利二十七年大舉北伐遣輔國將軍楊文
德巴梓潼二郡太守劉弘宗受秀之節度震蕩汧隴秀
之遣建武將軍錫千秋二千人向子午谷南口府司馬
竺宗之三千人向駱谷南口威遠將軍梁尋千人向斜
谷南口氐賊楊高爲寇秀之討之斬高兄弟元凶弒逆
秀之聞問卽日起兵求率衆赴襄陽司空南譙王義宣
不許事寧遷使持節督益寧二州諸軍事寧朔將軍益

州刺史折留俸祿二百八十萬付梁州鎮庫此外蕭然
梁益二州土境豐富前後刺史莫不營聚蓄多者致萬
金所攜賔寮並京邑貧士出爲郡縣皆以苟得自資秀
之爲治整肅以身率下遠近安悅焉南譙王義宣據荆
州爲逆遣參軍王曜徵兵於秀之秀之卽日斬曜戒嚴
遣中兵參軍韋山松萬人襲江陵出峽竺超民遣將席
天生逆之山松一戰卽梟其首進至江陵爲魯爽所敗
山松見殺其年進號征虜將軍改督爲監持節刺史如
故以起義功封康樂縣侯食邑六百戶明年遷監郢州
諸軍事郢州刺史將軍如故未就大明元年徵爲右衛

將軍明年遷丹陽尹先是秀之從叔穆之爲丹陽與子
弟於廳事上飲宴秀之亦與焉廳事柱有一穿穆之謂
子弟及秀之曰汝等試以栗遙擲此柱若能入穿後必
得此郡穆之諸子並不能中唯秀之獨入焉時賒市百
姓物不還錢市道嗟怨秀之以爲非宜陳之甚切雖納
其言竟不從用廣陵王誕爲逆秀之入守東城其年遷
尚書右僕射四年改定制令疑民殺長史科議者謂值
赦宜加徙送秀之以爲律文雖不顯民殺官長之旨若
值赦但止徙送便與悠悠殺人曾無一異民敬官長比
之父母行害之身雖遇赦謂宜長付尚方窮其天命家

口令補兵從之明年領太子右衛率五年雍州刺史海陵王休茂反爲土人所誅遣秀之以本官慰勞分別善惡事畢還都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安北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上車駕幸新亭視秀之發引將徵爲左僕射事未行八年卒時年六十八上甚痛惜之詔曰秀之識局明遠才應通暢誠著蕃朝績宣累嶽往歲臣逆交構首義萬里及職司端尹贊戎兩宮嘉謀徽譽寔彰朝野漢南法繁民嘆屬佇良牧故暫輟心膂外弘風規出未踰基德庇西服詳考古烈旅觀終始淳心忠槩無以尚

茲方式亮皇猷入衛根本奄至薨逝震慟于朕心生榮之典未窮寵數哀終之禮宜盡崇飾兼履謙守約封社弗廣興言悼往益增痛恨可贈侍中司空持節都督刺史校尉如故并增封邑爲千戶謚爲忠成公秀之野率無風采而心力堅正上以其莅官清潔家無餘財賜錢二十萬布三百匹子景遠嗣官至前軍將軍景遠卒子雋齊受禪國除秀之弟粹之晉陵太守

顧琛字弘瑋吳郡吳人也曾祖和晉司空祖履之父悛並爲司徒左西掾琛謹確不尚浮華起家州從事駙馬都尉奉朝請少帝景平中太皇太后崩除大匠丞彭城

王義康右軍驃騎參軍晉陵令司徒參軍尚書庫部郎
本邑中正元嘉七年太祖遣到彥之經略河南大敗悉
委棄兵甲武庫爲之空虛後太祖宴會有荒外歸化人
在坐上問琛庫中仗猶有幾許琛詭荅有十萬人仗舊
武庫仗祕不言多少上旣發問追悔失言及琛詭對上
甚喜尚書寺門有制八座以下門生隨入者各有差不
得雜以人士琛以宗人顧碩頭寄尚書張茂度門名而
與碩頭同席坐明年坐遣出免中正凡尚書官大罪則免
小罪則遣出遣出者百日無代人聽還本職琛仍爲彭
城王義康所請補司徒錄事參軍山陰令復爲司徒錄

事遷少府十五年出爲義興太守初義康請琛入府欲
委以腹心琛不能承事劉湛之尋見斥外十九年徙東
陽太守欲使琛防守大將軍彭城王義康固辭忤旨廢
黜還家積年二十七年索虜南至瓜步權假琛建威將
軍尋除東海王禕冠軍司馬行會稽郡事隨王誕代禕
復爲誕安東司馬元凶弒立分會稽五郡置會州以誕
爲刺史卽琛爲會稽太守加五品將軍置將佐誕起義
加冠軍將軍事平遷吳興太守孝建元年徵爲五兵尚
書未拜復爲寧朔將軍吳郡太守以起義功封永新縣
五等侯大明元年吳縣令張闡坐居母喪無禮下廷尉

錢唐令沈文秀判劾違謬應坐被彈琛宣言於衆闔被
劾之始屢相申明又云當啓文秀留縣世祖聞之大怒
謂琛賣惡歸上免官琛母老仍停家琛及前西陽太守
張牧並司空竟陵王誕故佐誕待琛等素厚三年誕據
廣陵反遣客陸延稔齎書板琛爲征南將軍牧爲安東
將軍琛子前尚書郎質素爲諮議參軍寶素弟前司空
參軍寶先爲從事中郎牧兄前吳郡丞濟爲冠軍將軍
從弟前司空主簿晏爲諮議參軍時世祖以琛素結事
誕或有異志遣使就吳郡太守王曇生誅琛父子會延
稔先至琛等卽執斬之遣二子送延稔首啓世祖曰劉

誕猖狂遂構豐逆凡在含齒莫不駭惋臣等預荷國恩
特百常憤忽以今日二十四日中獲賊誕疏欲見邀誘
臣卽共執錄僞使并得誕與撫軍長史沈懷文揚州別
駕孔道存撫軍中兵參軍孔琛前司兵參軍孔桓之前
司空主簿張晏書具列本郡太守王曇生臣卽日便應
星馳歸骨輦轂臣母年老身在侍養輒遣息寶素寶先
束骸詣闕世祖所遣誅琛使其日亦至僅而獲免上嘉
之召琛出以爲西陽王子尚撫軍司馬牧爲撫軍中兵
參軍琛母孔氏時年百餘歲晉安帝隆安初琅邪王廞
於吳中爲亂以女爲貞烈將軍悉以女人爲官屬以孔

氏爲司馬及孫恩亂後東土飢荒人相食孔氏散家糧以賑邑里得活者甚衆生子皆以孔爲名焉琛仍爲吳興太守明年坐郡民多翦錢及盜鑄免官六年起爲大司農都官尚書新安王子鸞北中郎司馬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隨府轉撫軍司馬太守如故前廢帝卽位復爲吳郡太守太宗泰始初與四方同反兵敗奉母奔會稽臺軍旣至歸降寶素與琛相失自殺琛尋丁母憂服闋起爲員外常侍中散大夫後廢帝元徽三年卒時年八十六寶先大明中爲尚書水部郎先是琛爲左丞荀萬秋所劾及寶先爲郎萬秋猶在職自陳不拜世祖詔

曰敕違糾慢憲司之職若理有不公自當更有釐正而自頃刻無輕重輒致私絕此風難長主者嚴爲其科寶先蓋依附世准不足問先是宋世江東貴達者會稽孔季恭季恭子靈符吳興丘淵之及琛吳音不變淵之字思玄吳興烏程人也太祖從高祖北伐留彭城爲冠軍將軍徐州刺史淵之爲長史太祖卽位以舊恩歷顯官侍中都官尚書吳郡太守卒於太常追贈光祿大夫顧覲之字偉仁吳郡吳人也高祖謙字公讓晉平原內史陸機姊夫祖崇大司農父黃老司徒左西掾覲之初爲郡主簿謝晦爲荊州以爲南蠻功曹仍爲晦衛軍參

軍晦愛其雅素深相知待王弘辟爲揚州主簿仍爲弘
衛軍參軍鹽官令衡陽王義季右軍主簿尚書都官郎
護軍司馬時大將軍彭城王義康秉權殷劉之隙已著
覬之不欲與殷景仁久接事乃辭脚疾自免歸在家每
夜常於牀上行脚家人竊異之而莫曉其意後義康徙廢
朝廷多以異同受禍復爲東遷山陰令山陰民戶三萬
海內劇邑前後官長晝夜不得休事猶不舉覬之理繁
以約縣用無事晝日垂簾門階閑寂自宋世爲山陰務
簡而績脩莫能尚也還爲揚州治中從事史廣陵王誕
廬陵王紹北中郎左司馬揚州別駕從事史尚書吏部

郎嘗於太祖坐論江左人物言及顧榮袁淑謂覬之曰
卿南人性懦豈作賊覬之正色曰卿乃復以忠義笑人
淑有愧色元凶弒立朝士無不移任唯覬之不徙官世
祖卽位遷御史中丞孝建元年出爲義陽王昶東中郎
長史寧朔將軍行會稽郡事尋徵爲右衛將軍領本邑
中正明年出爲湘州刺史善於莅民治甚有績大明元
年徵守度支尚書領本州中正二年轉吏部尚書四年
致仕不許時沛郡相縣唐賜往比邨朱起母彭家飲酒
還因得病吐蠱蟲十餘枚臨死語妻張死後剝腹出病
後張手自破視五藏悉糜碎郡縣以張忍行剝剖賜子

副又不禁駐事起赦前法不能決律傷死人四歲刑妻傷夫五歲刑子不孝父母棄市並非科例三公郎劉思議賜妻痛往遵言兒識謝及理考事原心非存忍害謂宜哀矜覲之議曰法移路尸猶爲不道況在妻子而忍行凡人所不行不宜曲通小情當以大理爲斷謂副爲不孝張同不道詔如覲之議加左軍將軍出爲吳郡太守八年復爲吏部尚書加給事中未拜欲以爲會稽不果還爲吳郡太守幸臣戴法興權傾人主而覲之未嘗降意左光祿大夫蔡興宗與覲之善嫌其風節過峻覲之曰辛毗有云孫劉不過使吾不爲三公耳及世祖晏

駕法興遂以覲之爲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太宗泰始初四方同反覲之家尋陽尋陽王子房加以位號覲之不受曰禮年六十不服戎以其筋力衰謝非復軍旅之日況年將八十殘生無幾守盡家門不敢聞命孔覲等不能奪時普天叛逆莫或自免唯覲之心迹清全獨無所與太宗甚嘉之東土旣平以爲左將軍吳郡太守加敬騎常侍泰始二年復爲相州刺史常侍將軍如故三年卒時年七十六追贈鎮軍將軍常侍刺史如故諡曰簡子覲之家門雍睦爲州鄉所重五子約緝縹緝緝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其責覲之每禁之不能止及

後爲吳郡誘綽曰我常不許汝出責定思貧薄亦不可
居民間與汝交關有幾許不盡及我在郡爲汝督之將
來豈可得凡諸券書皆何在綽大喜悉出諸文券一大
厨與覲之覲之悉焚燒宣語遠近負二郎責皆不須還
凡券書悉燒之矣綽懊歎彌日覲之常謂秉命有定分
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已守道信天任運而闇者不達妄
求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以其意命弟子愿著定
命論其辭曰仲尼云道之將行命也道之將廢命也丘
明又稱天之所支不可壞天之所壞不可支卜商亦曰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孟軻則以不遇魯侯爲辭斯則運

命奇偶生數離合有自來矣馬遷劉向揚雄班固之徒
著書立言咸以爲首世之論者多有不同嘗試申之曰
夫生之資氣清濁異原命之稟數盈虛乖致是以心貌
詭質性運舛殊故有邪正昏明之差修夭榮枯之序皆
理定於萬古之前事徵於千代之外冲神寂鑒一以貫
之至乃卜相末技巫史賤術猶能豫題興亡逆表成敗
禍福指期識照不能徙吉凶素著威衛不能防若夏氓
宅生於帝宮豈蠲殘傷之崇漢臣行貨於天府寧免餒
斃之魂且又善惡之理雖詳而禍福之驗常昧逆順之
體誠分而吉凶之効常隱智絡天地猶罹沈牖之災明

照日月必嬰深匡之難增信積德離患於長飢席義枕
仁徼禍於促筭何則理運苟其必至聖明其猶病諸况
乃叢迹流惑之徒投心顛蒙之域而欲役慮以揣利害
策情以竿窮通其爲重傷豈不惑甚是以通人君子閑
泰其神沖緩其度不矯俗以延聲不依世以期榮審乎
無假自求多福榮辱脩天夫何爲哉問曰夫書稱惠迪
貽吉易載履信逢祐前哲餘議亦以將迎有會淪塞無
兆宣攝有方天闕無命善游銷魂於深梁工騎燼生於
曠野明珠招駭於閭至蟠木取悅於先容是以罕樂以
陽施長世景惠以陰德遐紀彭寶以繕衛延命盈忌以

荒酒促齡陳張稱台鼎之崇嚴辛衍宰司之盛若乃遊
惡蹈凶處逆踐禍宜昭史策易以研正至如神仙所序
天竺所書事雖難徵理未易詰留滯傾光思聞通裁對
日子可謂扶繩而辨循刻而議若乃宣攝有方豈非吉
運所屬將迎有會實亦凶數自挺若夫陽施陰德長世
遐年揆厥所原孰往非命研復來旨讎校往說起予惟
商未識所異資生稟運參差萬殊逆順吉凶理數不一
原夫食椒非養生之術咀劔豈衛性之經命之所延人
肉其骨而含嚼膏粱時或嬰患深澗垂徼寵之津空谷
絕探榮之轍運之所集物稊其枯而俯仰竿牘終然離

沮爾乃躋跣橫行曾原窘步湯周延世詡邑絕緒吉凶
徵應糾纏若茲畢萬保軀密賤殘領梁野之言豈不或
妄穀南魯北甘此促生彭翁竇叟將以何術晉平趙敬
淫放已該漢主魏相奚獨傷天同異若斯是非孰正至
如雷濱凝分挫志遠圖棘津陰拱振功高世樊生冲矯
鑄旌善之文華子高抗銘懲非之策皆士衡所云同川
而異歸者也殊塗均致寔繁有徵卽理易推在言可畧
昔兩都全盛六合殷昌霧集貴寵之間雲動權豪之術
鈞貿貽談豈唯陳張而已觀夫二子才未越衆而此以
藉榮揮價彼獨擯景淪聲通否之運斷可知矣嚴辛不

安時任命而委罪亮直亦地脉之徒歟若神仙所序顯
明脩習齊彊燕平厥驗未著李覃董芬其効安在喬松
之侶雲飛天居夷列之徒風行水息良由理數懸挺實
乃鍾茲景命天竺遺文星華方策因造前定果報指期
貧豪莫差脩夭無爽有允瑣辭無愆鄙說統而言之孰
往非命冥期前定各從所歸善惡無所矯其趨愚智焉
能殊其理若乃得議其工失蚩其拙操之則慄舍之則
悲斯固染情於近累豈不貽誚於通識問曰清論光心
英辯溢日求諸鄙懷良有未盡若動止皆運險易自天
理定前期靡非闇至玉門犁丘叡識弗免豈非聖愚齊

致仁虐同功昏明之用將何施而可對曰夫聖人懷虛以涵育凝明以洞照惟虛也故無往而不通惟明也故無來而不燭涸海流金弗染溫涼之咀嚴兵猛兇無累爪刃之災忘生而生愈全遺神而神彌暢若玉門犁丘蓋同迹於人故同人有患然而均心於天亦均天無害大賢則體備形器慮盡藏假靜默以居否深拱以違殞皆數在清全故鍾茲妙識是以稟仲尼之道不在奔車之上資伯夷之運不處覆舟之下若乃越難趨險逡巡弗獲履危踐機僂俛從事愚之所司聖亦何爲及中下之流馳心妄動是非舛幹倚伏移貿故北宮意逆而功

順東門心晦而迹明宣應遺筮而逢吉張松協數而遭禍且智防有紀患累無方爾乃獬狗逐而華子奔腐鼠遺而虞氏滅匣獲逸而林木殘櫝珠亡而池水竭凡厥條流曲難詳備搖形役思其効安徵豈若澡雪靈府洗練神宅据道爲心依德爲慮使迹窮則義斯暢身泰則理兼通豈不美哉何必遺此而取彼問曰夫建極開化樹聲貽則典防之興由來尚矣必乃幽符懸兆冥數指期善惡前徵是非素定名教之道不亦幾乎息哉對曰天生蒸民樹之物則教義所稟豈非冥數何則形氣之具必有待而存顓蒙之倫豈無因而立必假纖紈以安

生藉梁豢以延祀資信禮以繕性秉廉義以効情聖人
聰明深懿履道測化通體天地同情日月仰觀俯察撫
運裁風於是乎昭日星之紀正霜雨之度張雲霞之明
衍風露之渥浮舟翼滯騰駕振幽又乃甄理三才辨綜
五德弘鋪七體之端宣昭八經之緒是以時雍在運羣
方自通起德煬和全真保性故信食相資代爲唇齒富
教相假遞成輔車今弛棄纖紈損絕梁豢必云徼生委
命豈不已曉其迷至乎湮斥廉義屏黜信禮責以所存
推數遂乃未辨其惑連類若斯垂妄滋甚然則教義之
道生運所資寵辱榮枯常由此作斯固命中之一物非

所以爲難也問曰循復前旨旣以理命縣兆生數冥期
研覆後文又云依杖名教師循訓範若藉數任天則放
情蕩思拘訓馴範則防慮檢喪函矢殊用矛戈異適雙
美之談豈能兩遂對曰夫性運乖舛心貌詭殊請布末
懷畧言其要若乃吉命所鍾縱情蹈道訓性而順因心
則靈凶數所挺率由踐逆聞言不信長惡無峻比愚智
不移聲訓所遺者也其有見善如不及從諫如瀨流是
則命待教全運須化立譬以良醫之室病者所存至如
澄神清魂平心實氣無妄之痾勿藥有喜所謂縱情蹈
道無假隱括若膏肓之疾長桑不治體府之病陽慶弗

理此則率由踐逆自絕調御至乃趙儲之命宜永須扁
誰而後全齊后之數必延待文摯而後濟亦猶運鍾循
獎彝範所興善惡無主唯運所集而異膏梁方丈沈疾
弗顧瑤碧盈尺阡危弗存夫靜躁之容造次必於是曲
直之性顛沛不可移是以夷惠均聖而異方遵竦齊通
而殊事雖復鉗桎羿皋思服巢許之情捶勒曾史言膺
蹻跣之慮不然之事斷可知也必幽符鑕仰冥數修習
雖存陵情其可得乎故運屬波流勢無防慮命徼山立
理無放情用殊函矢雙美奚躡談異矛戈兩濟何傷問
曰夫君臣恩深師資義固所以霑榮塗施提飾荷聲故

刳心流腸捐生以亢節夫妻灰子藎名以償義若幽期
天兆則明剔可遺冥數自賓則感効宜絕豈其然乎對
曰論之所明原本以爲理難之所疑卽末以爲用蓋陰
閉之巧不傳萌漸之調長絕故知妄言賞理古人所難
吾所謂命固以綿絡古今彌貫終始爰及君臣父子師
友夫妻皆天數冥合神運玄至逮乎睽愛離會旣命之
所甄昏爽順戾亦運之所漸爾乃松柳異質薺荼殊性
故疾風知勁草嚴霜識貞木何異忠孝之質資行夙昭
至於刻志酬生題誠復施殉節投命馴義忘已亦由石
雖可毀堅不可銷丹雖可磨赤不可滅因斯而言君臣

師資既幽期自賓心力感効亦冥數天兆夫獨何怪哉
愿字子恭父淵之散騎侍郎愿好學有文辭於世大明
中舉秀才對策稱旨擢爲著作佐郎太子舍人早卒
史臣曰孝建啓基西楚放命難連淮濟勢盛江服朱修
之著節漢南劉秀之推鋒萬里並誠載艱一忠惟帝念
而踰峴之鋒戰有獨克出破之師舟無隻反雖霜霰並
時而計功則異也及定終之命等數相懸蓋由義結藉
朝故恩有厚薄雖故舊不遺聞之前訓隆名爽實亦無
取焉

宋書卷八十一終

宋書卷八十二

列傳第四十二

梁沈約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周朗 沈懷文

周朗字義利汝南安成人也祖文黃門侍郎父淳宋初
貴達官至侍中太常兄嶠尚高祖第四女宣城德公主
二女適建平王宏廬江王禕以貴戚顯官元嘉末爲吳
興太守賊劭弒立隨王誕舉義於會稽劭加嶠冠軍將

軍誕檄又至嶠素懼怯回惑不知所從爲府司馬丘珍
孫所殺朝廷明其本心國婚如故朗少而愛奇雅有風
氣與嶠志趨不同嶠甚疾之初爲南平王鑠冠軍行參
軍太子舍人司徒主簿坐請急不待對除名又爲江夏
王義恭太尉參軍元嘉二十七年春朝議當遣義恭出
鎮彭城爲北討大統朗聞之解職及義恭出鎮府主簿
羊希從行與朗書戲之勸令獻奇進策朗報書曰羊生
足下豈當適使人進哉何卿才之更茂也宅生結意可
復佳耳屬華比綵何更工邪視已反覆慰亦無已觀諸
紙上方審卿復逢知已動以何術而能每降恩明豈不

爲足下欣邪然更憂不知卿死所處耳夫匈奴之不誅
有日皇居之亡辱舊矣天下孰不憤心悲腸以忿胡人
之患靡衣媮食以望國家之師自智士鉗口雄人蓄氣
不得議圖邊之事者良淹歲紀今天子以炎軒之德冢
輔以姬呂之餘故赫然發怒將以匈奴纛旗惻然動仁
欲使餘氓被惠及取士之令朝發率士暮登英豪調兵
之詔夕行主公旦升雄俊延賢人者固非一日况復加
此焉夫天下之士砥行磨名欲不辱其志氣選奇蓄異
將進善於所天非但有建國之謀不及安民之論不與
至反以孝潔生議於鄉曲忠烈起謗於君案身不絳王

臣之錄名不廁通人之班顛倒國門湮銷丘里者自數十年以徃豈一人哉若吾身無他伎而出值明君變官望主歲增恩賞竟不能柔心飾帶取重左右校於向士則榮已多料於今職則笑亦廣而足下方復廣吾以馳志之時求予以安邊之術何足下不知言也若以賢未登則今之登賢如此以才應進則吾之非才若是豈可欲以殞海之鬢望鼓颺於豎鱗之肆墜風之羽覲振翮於軒毳之間其不能俱陪淥水並負青天可無待於明見若乃闕奇謀深智之術無悅主狎俗之能亦不可復稍爲卿說但觀以上國再毀之臣望府一逐之吏當復

是天下才否此皆足下所親知吾雖在冗亦嘗聽君子之餘論豈敢忘之凡士之置身有三耳一則雲戶岫寢樂危桂榮秣芝浮霜翦松沈雪憐肌蓄髓寶氣愛蒐非但土石侯卿腐鳩梁錦實迺竝意天后睨目羽人次則剗心掃智剖命驅生橫議於雲臺之下切辭於宣室之上衍王德而批民患進貞白而醜姦猜委王入而齊聲禮揭金出而烹勅寇使車軌一風旬迴共德令功日濟而已無跡道日富而君難名致諸侯斂手天子改觀其本則饜糒而出望旃而入結寃兩宮之下鼓袖六王之簡俛眉脅肩言天下之道德瞋目批腕陳從橫於四海

理有泰則止而進調覺迕則反而還閑居違官交造頤
罷捐慕遺憂夷毀銷譽呼嗚以補其氣繕爵以輔其生
凡此三者皆志士仁人之所行非吾之所能也若吾幸
病不及死役不至身蓬藜既滿方杜長者之轍穀稼是
諮自絕世豪之顧塵生牀帷苔積堦月又檐中山木時
華月深池上海草歲榮日蔓且室間軒左幸有陳書十
篋席隅奧右頗得宿酒數壺按絃拭徽讎方校石時復
陳局露初奠爵星晚驪然不覺是羲軒後也近春田三
頃秋園五畦若此無災山裝可具候振飲之罷俟封勒
之畢當敬觀邠艷肅尋伊鄘仿眺燕隴邪履遼衛覘我

周之軫迹弔他賢之憂天當其少涉未休此欲但理實
詭固物好交加或徵勢而笑其言或觀謀而害其意夫
楊朱以此猶見嗤於梁人況才減楊子之器物甚魏君
之意者哉若如漢宗之言李廣此固許天下之有才又
知天下之時非也豈若黨巷閭里之間忌見貞士之遭
遇便謂是臧獲庸人之徒耳士固願呈心於其主露奇
於所歸卿相末事也若廣者何用侯爲至迺復有致謁
於爲亂之日被訕於害正之徒心奇而無由露事直而
變爲枉豈不痛哉豈不痛哉若足下可謂冠負日月籍
踐淵海心支身首無不通照今復出入燕河交關姬衛

整笏振豪已議於帷筵之上提鞭鳴劔復呵於軍場之間身超每深恩之所集心動必明主之所亮可不直議正身輔人君之過誤明目張膽謀軍家之得失操志勇之將薦俊正之士此廼足下之所以報也不爾便擐甲脩戈徘徊左右衛君王之身當馬首之鏑關必固之壘交死進之戰使身分而主豫寇滅而兵全此亦報之次也如是則繫匈奴於北闕無日矣亡但默默窺寵而坐謂子有心敢書薄意朗之鮮耐意倜儻類皆如此復起爲通直郎世祖卽位除建平王宏中軍錄事參軍時普責百官讜言朗上書曰昔仲尼有言治天下若寘諸掌豈

徒言哉方策之政息舉在人蓋當世之君不爲之耳况乃運鍾澆暮世膺亂餘重以宮廟遭不更之酷江服被未有之痛千里連死萬井共泣而秦漢餘敝尚行於今魏晉遺謬猶布於民是而望國安於今化崇於古卻行及前之言積薪待然之譬臣不知所以方然陛下旣基之以孝又申之以仁民所疾苦敢不略薦凡治者何哉爲教而已今教衰已久民不知則又隨以刑逐之豈爲政之道歟欲爲教者宜二十五家選一長百家置一師男子十三至十七皆令學經十八至二十盡使脩武訓以書記圖律忠孝仁義之禮廉讓勤恭之則授以兵經

戰略軍部舟騎之容挽彊擊刺之法官長皆月至學所
以課其能習經者五年有立則言之司徒用武者三年
善藝亦升之司馬若七年而經不明五年而勇不達則
更求其言政置謀迹其心術行履復不足取者雖公卿
子孫長歸農畝終身不得爲吏其國學則宜詳考古數
部定子史令書不煩行習無糜力凡學雖凶荒不宜廢
也農桑者實民之命爲國之本有一不足則禮節不興
若重之宜罷金錢以穀帛爲賞罰然愚民不達其權議
者好增其異凡自淮以北萬匹爲市從江以南千斛爲
貨亦不患其難也今且聽市至千錢以還者用錢餘皆

用絹布及米其不中度者坐之如此則墾田自廣民資
必繁盜鑄者罷人死必息又田以開膠水皆播麥菽地堪
滋養悉藝紵麻蔭巷綠藩必樹不采柘列庭接宇唯植竹
栗若此令旣行而善其事者庶只以則敘之以爵有司亦
從而加賞若田在草間木物不植則撻之而伐其餘樹
在所以次坐之又取稅之法宜計以人爲輸不應以貲云
何使富者不盡貧者不蠲乃令桑長一尺圍以爲價田
進一畝度以爲錢屋不得瓦皆責實實民以此樹不敢
種土畏妄墾棟焚攘露不敢加泥豈有剥善害民禁衣
惡食若此苦者方今若重斯農則宜務削茲法凡爲國

不患威之不立患恩之不下不忠心士之不廣患民之不
育自華夷爭殺戎夏競威破國則積屍竟邑屠將則覆
軍滿野海內遺生蓋不餘半重以急政嚴刑天災歲疫
貧者但供吏死者弗望蕤鰥居有口不願娶生子每不敢
舉又戍淹徭久妻老嗣絕及姪奔所孕皆復不收是殺
人之日有數途生人之歲無一理不知復百年間將盡
以草木爲世邪此最是驚心悲魂慟哭太息者法雖有
禁殺子之科設蚤娶之令然觸刑非忍悼痛而爲之豈
不有酷甚處邪今宜家寬其役戶減其稅女子十五不
嫁家人坐之特雉可以聘妻妾十布可以事舅姑若待

足而行則有司加糾凡官中女隸必擇不復字者庶家
內役皆令各有所配要使天下不得有終獨之生無子
之老所謂十年存育十年教訓如此則二十年間長戶
勝兵必數倍矣又亡者亂郊饑人盈甸皆是不爲其存
計而任之遷流故饑寒一至慈母不能保其子欲其不
爲寇盜豈可得邪旣御之使然復止之以殺彼於有司
何酷至是且草樹旣死皮葉皆枯是其梁肉盡矣冰霜
已厚苦蓋難資是其衣裘敗矣比至陽春生其餘幾今
自江以南在所皆穰有食之處須官興役宜募遠近能
食五十口一年者賞爵一級不過千家故近食十萬口

矣使其受食者悉令就佃淮南多其長帥給其糧種凡公私遊手歲發佐農令堤湖盡脩原陸並起仍量家立社計地設閭檢其出入督其游惰須待大熟可移之後舊淮以北悉使南過江東旅客盡令西歸故毒之在體必割其緩處函渭靈區闐爲荒窟伊洛神基蔚成茂草豈可不懷歟歷下泗間何足獨戀議者必以爲胡衰不足避而不知我之病甚於胡矣若謂民之旣徙狄必就之若其來從我之願也胡若能來必非其種不過山東雜漢則是國家由來所欲覆育旣華得坐實戎空自遠其爲來利固善也今空守孤城徒費財役亦行見淮北

必非境服有矣不亦重辱喪哉使虜但發輕騎三千更互出入春來犯麥秋至侵禾水陸漕輸居然復絕於賊不勞而邊已困不至二年卒散民盡可躋足而待也設使胡滅則中州必有興者決不能有奉土地率民人以歸國家矣誠如此則徐齊終逼亦不可守且夫戰守之法當恃人之不敢攻頃年兵之所以敗皆反此也今人知不以羊追狼蟹捕鼠而令重車弱卒與肥馬悍胡相逐其不能濟固宜矣漢之中年能事胡者以馬多也胡之後服漢者亦以馬少也旣兵不可去車騎應蓄今宜募天下使養馬一匹者蠲一人役三疋者除一人爲吏

自此以進階賞有差邊亭徼驛一無發動又將者將來其死也自能執干戈幸而不亡筋力盡於戎役其於望上者固已深矣重有澄風掃霧之勲驅波滌塵之力此所自矜尤復爲甚近所功賞人知其濃然似頗謬虛實怨怒寔衆垂臂而反脣者往往爲部耦語而呼望者處處成羣凡武人意氣特易崩沮設一旦有變則向之怨者爲敵也今宜國財與之共竭府粟與之同罄去者應遣濃加寵爵發所在祿之將秩未充餘費宜闕他事負輦長不應與唯可教以蒐狩之禮習以鉦鼓之節若假勇以進務黜其身老至而罷賞延於嗣又緣淮城壘皆

宜興復使烽鼓相達兵食相連若邊民請師皆宜莫許遠夷貢至止於報荅語以國家之志示以何事而非君須內教旣立徐料寇形辦騎卒四十萬而國中不擾取穀支二十歲而遠邑不驚然後趣淮窮河跨隴出漠亦何適而不可又教之不敦一至於此是今士大夫以下父母在而兄弟異計十家而七矣庶人父子殊產亦八家而五矣凡甚者乃危亡不相知寒不相卹又嫉謗讒害其間不可稱數宜明其禁以革其風先有善於家者卽務其賞自今不改則沒其財又三年之喪天下之送喪以其哀並衷出故制同外興日又均痛故愈遲齊

典漢氏節其臣則可矣薄其子則亂也云何使衰苴之
容盡鳴號之音息夫佩玉啓旒深情弗忍冕珠視朝不
亦甚乎凡法有變於古而刻於情則吳能順焉至乎敗
於禮而安於身必遽而奉之何乃厚於惡薄於善歟今
陛下以大孝始基宜反斯謬且朝享臨御當近自身始
妃主典制宜漸加矯正凡舉天下以空奉一君何患不給
或帝有集皂之陋后有帛布之鄙亦無取焉且一體炫
金不及伯兩一歲美衣不過數襲而必收寶連櫝集服
累笥目豈常視身未時親是爲櫝帶寶笥箸衣空散國
家之財徒奔天下之貨而主以此惰 恒妃以此儆家是

何糜蠹之劇惑鄙之甚逮至婢豎皆定科一婢之身
重婢以使一豎之家列豎以役瓦金及繡漿酒藿肉者
故不可稱紀至有列駟以遊遨飾兵以驅叱不亦重甚
哉若禁行賜薄不容致此且細作始并以爲儉節而市
造華怪卽傳於民如此則遷也非罷也凡天下得治者
以實而治天下者常虛民之耳目旣不可誑治之盈耗
立亦隨之故凡厥庶民制度日侈商販之室飾等王侯
備賣之身製均妃后凡一袖之大足斷爲兩一裙之長
可分爲二見車馬不辨貴賤視冠服不知尊卑尚方今
造一物小民明已睥睨宮中朝制一衣庶家晚已裁學

侈麗之原實先宮闈又妃主所賜不限高卑自今以去
宜爲節目金魄翠玉錦繡縠羅奇色異章小民旣不得
服在上亦不得賜若工人復造奇伎淫器則皆焚之而
重其罪又置官者將以燮天平氣資地成功防姦御難
治煩理劇使官稱事立人稱官置無空樹散位繁進冗
人今高卑貿實大小反稱名之不定是謂官邪而世廢
姬公之制俗傳秦人之法惡明君之典好闇主之事其
憎聖愛愚何其甚矣今則宜先省官而後置官置位以
周典爲式變名以適時爲用秦漢亦制何足取也當使
德厚者位尊位尊者祿重能薄者官小官賤者秩輕纓

冕綬佩稱官以服車騎容衛當職以施又寄土州郡宜
通廢罷舊地民戶應更置立豈吳邦而有徐邑揚境而
宅堯民上清辰紀下亂畿甸其地如朱方者不宜置州
土如江都者應更建邑又民少者易理君近者易歸凡
吏皆宜每詳其能每厚其秩爲縣不得復用恩家之貧
爲郡不得復選勢族之老又王侯識未堪務不應彊仕
須合冠而啓封能政而議爵且帝子未官人誰謂賤但
宜詳置賓友選擇正人亦何必列長史參軍別駕從事
然後爲貴哉又世有先後業有難易明帝能令其兒不
匹光武之子馬貴人能使其家不比陰后之族盛矣哉

此於後世不可忘也至當輿抑碎首之忿陛殿延辟戟
之威此亦復不可忘也內外之政實不可雜若妃主爲
人請官者其人宜終身不得爲官若請罪者亦終身不
得赦罪凡天下所須者才而才誠難知也有深居而言
寡則蘊學而無由知有卑處而事隔則懷奇而無由進
或復見忌於親故或亦遭讒於貴黨其欲致車右而動
御席語天下而辯治亂焉可得哉漫言舉賢則斯人固
未得矣宜使世之所稱通經達史辨詞精數吏能將謀
偏術小道者使獵纓危鄰博求其用制內外與官之官
遠近及仕之類令各以所能而造其室降情以誘之卑

身以安之然後察其擢脣吻樹頰胥動精神發意氣語
之所至意之所執不過數四間不亦盡可知哉若忠孝
廉清之比彊正惇柔之倫難以檢格立不可須臾定宜
使鄉部求其行守宰察其能竟皆見之於選貴呈之於
相主然後處其職宜定其位用如此故應愚鄙盡捐賢
明悉舉矣又俗好以毀沈人不知察其所以致毀以譽
進人不知測其所以致譽毀徒皆鄙則宜擢其毀者譽
黨悉庸則宜退其譽者如此則毀譽不妄善惡分矣又
既謂之才則不宜以階級限不應以年齒齊凡貴者好
疑人少不知其少於人矣老者亦輕人少不知其不及

少矣自釋氏流教其來有源淵檢精測固非深矣舒引
容潤既亦廣矣然習慧者日替其脩束誠者月繁其過
遂至糜散錦帛侈飾車從復假粗醫術託雜卜數延妹
滿室置酒浹堂寄夫託妻者不無殺子乞兒者繼有而
猶倚靈假像背親傲君欺費疾老震損宮邑是乃外刑
之所不容戮內教之所不悔罪而橫天地之間莫不糾
察人不得然豈其鬼歟今宜申嚴佛律禪重國令其疵
惡顯著者悉皆能遣除則隨其藝行各爲之條使禪義
經誦人能其一食不過蔬衣不出布若應更度者則令
先習義行本其神心必能草薨人天竦精以往者雖侯

王家子亦不宜拘凡鬼道惑衆妖巫破俗觸木而言怪
者不可數寓采而稱神者非可筭其原本是亂男女合
飲食因之而以祈祝從之而以報請是亂不誅爲害未
息凡一死始立一神初興淫風輒以之而甚今脩隄以
北置園百里峻山以右居靈十房糜財敗俗其可稱限
又針藥之術世寡復脩診脈之伎人鮮能達民因是益
徵於鬼遂棄於醫重令耗惑不反死天復半今大醫宜
男女習教在所應遣吏受業如此故當愈於媚神之愚
微正湊理之敝矣凡無世不有言事末時不有令下然
而升平不至昏危是繼何哉蓋設令之本非實也又病

言不出於謀臣事不便於貴黨輕者抵訾呵駭重者死
壓窮擯故西京有方調之誅東郡有黨錮之戮陛下若
欲申望令循末典則羣臣在焉若欲改舊章興王道則
微臣存矣敢昧死以陳唯陛下察之書奏忤旨自解去
職又除太子中舍人出爲廬陵內史郡後荒蕪頻有野
獸母薛氏欲見獵貳乃合圍縱火令母觀之火逸燒郡
廨朗悉以秩米起屋償所燒之限稱疾去官遂爲州司
所糾還都謝世祖曰州司舉臣愆失多有不允臣在郡
虎三食人蟲鼠犯稼以此二事上負陛下上變色曰州
司不允或可有之蟲虎之災寧關卿小物朗尋丁母艱

有孝性每哭必慟其餘頗不依居喪常節大明四年上
使有司奏其居喪無禮請加收治詔曰朗悖禮利口宜
令翦戮微物不足亂典刑特鑕付邊郡於是傳送寧州
於道殺之時年三十六子仁昭順帝昇明末爲南海太
守

沈懷文字思明吳興武康人也祖寂晉光祿勳父宣新
安太守懷文少好玄理善爲文章嘗爲楚昭王二妃詩
見稱於世初州辟從事轉西曹江夏王義恭司空行參
軍隨府轉司徒參軍事東閣祭酒丁父憂新安郡送故
豐厚奉終禮畢餘悉班之親戚一無所留太祖聞而嘉

之賜奴婢六人服闋除尚書殿中郎隱士雷次宗被徵居鍾山後南還廬岳何尚之設祖道文義之士畢集爲連句許懷文所作尤美辭高一座以公事例免同輩皆失官懷文乃獨留隨王誕鎮襄陽出爲後軍主簿與諮議參軍謝莊共掌辭令領義成太守元嘉二十八年誕當爲廣州欲以懷文爲南府記室先除通直郎懷文固辭南行上不悅弟懷遠納東陽公主養女王鸚鵡爲妾元凶行巫蠱鸚鵡預之事泄懷文因此失調爲治書侍御史元凶弒立以爲中書侍郎世祖入討劭呼之使作符檄懷文固辭劭大怒投筆於地曰當今艱難卿欲避

事邪旨色甚切值殷沖在坐申救得免託疾落馬間行奔新亭以爲竟陵王誕衛軍記室參軍新興太守又爲誕驃騎錄事參軍淮南太守時國哀未釋誕欲起內齋懷文以爲不可乃止尋轉揚州治中從事史時議省錄尚書懷文以爲非宜上議曰昔天官正紀六典序職載師掌均七府成務所以翼平辰衡經贊邦極故總屬之原箸夫官典和統之要昭于國言夏因虞禮有深冢司之則周承殷法無損掌邦之儀用乃調佐王均緝亮帝度而式憲之軌弘正漢庭述章之範崇明魏室雖條錄之名立稱於中代總釐之實不愆於自古比代相沿歷

朝罔貳及乎爵以事變級以時改皆興替之道無害國
章八統元任靡或省革按台輔之職三曰禮典以和邦
國以統百官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鄭康成云
冢宰之於庶僚無所不總也考于茲義備於典文詳古
準今不宜虛廢不從遷別駕從事史江夏王義恭遷西
陽王子尚爲揚州居職如故時熒惑守南斗上乃廢西
州舊館使子尚移居東城以厭之懷文曰天道示變宜
應之以德今雖空西州恐無益也不從而州竟廢矣大
明二年遷尚書吏部郎時朝議欲依古制置王畿揚州
移治會稽猶以星變故也懷文曰周制封畿漢置司隸

各因時宜非存相反安民寧國其揆一也苟民心所安
天亦從之未必改今追古乃致平壹神州舊壤歷代相
承異於邊州或罷或置旣物情不說容虧化本又不從
三年子尚移鎮會稽遷撫軍長史行府州事時囚繫甚
多動經年月懷文到任訊五郡九百三十六獄衆咸稱
平入爲侍中寵待隆密將以爲會稽其事不行竟陵王
誕據廣陵反及城陷士庶皆羸身鞭面然後加刑聚所
殺人首於石頭南岸謂之髑髏山懷文陳其不可上不
納揚州移會稽上忿浙江東人情不和欲貶其勞祿唯
西州舊人不改懷文曰揚州徙治旣乖民情一州兩格

尤失大體臣謂不宜有異上又不從懷文與顏竣周朗素善竣以失旨見誅朗亦以忤意得罪上謂懷文曰竣若知我殺之亦當不敢如此懷文默然嘗以歲夕與謝莊王景文顏師伯被敕入省未及進景文因言次稱竣朗人才之美懷文與相訓和師伯後因語次白上敘景文等此言懷文屢經犯忤至此上倍不說上又壞諸郡士族以充將吏並不服役至悉逃亡加以嚴制不能禁乃改用軍法得便斬之莫不奔竄山湖聚爲盜賊懷文又以爲言齋庫上絹年調鉅萬匹綿亦稱此期限嚴峻民間買絹一匹至二三千綿一兩亦三四百貧者賣妻

兒甚者或自縊死懷文具陳民困由是綿絹薄有所減俄復舊子尚諸皇子皆置邸舍逐什一之利爲患徧天下懷文又言之曰列肆販賣古人所非故卜式明不用之由弘羊受致旱之責若以用度不充頓止爲難者故宜量加減省不聽孝建以來抑黜諸弟廣陵平後復欲更峻其科懷文曰漢明不使其子比光武之子前史以爲美談陛下旣明管蔡之誅願崇唐衛之寄及海陵王休茂誅欲遂前議太宰江夏王義恭探得密旨先發議端懷文固謂不可由是得息時游幸無度太后及六宮常乘副車在後懷文與王景文每陳不宜亟出後同從

坐松樹下風雨甚驟景文曰卿可以言矣懷文曰獨言無係宜相與陳之江智淵臥草側亦謂言之爲善俄而被召俱入雉場懷文曰風雨如此非聖躬所宜昌景文又曰懷文所啓宜從智淵未及有言上方注弩作色曰卿欲效顏竣邪何以恒知人事又曰顏竣小子恨不得鞭其面上每宴集在坐者咸令沈醉懷文素不飲酒又不好戲調上謂故欲異已謝莊嘗誠懷文曰卿每與人異亦何可久懷文曰吾少來如此豈可一朝而變非欲異物性所得耳五年乃出爲晉安王子勛征虜長史廣陵太守明年坐朝正事畢被遣遷北以女病求申臨辭

又乞停三日訖猶不去爲有司所糾免官禁錮十年旣被免買宅欲還東上大怒收付廷尉賜死時年五十四三子淡淵冲弟懷遠爲始興王濬征北長流參軍深見親待坐納王鸚鵡爲妾世祖徙之廣州使廣州刺史宗慤於南殺之會南郡王義宣反懷遠頗閑文筆慤起義使造檄書并銜命至始興與始興相沈法系論起義事事平慤具爲陳請由此見原終世祖世不得還懷文雖親要屢請終不許前廢帝世流徙者並聽歸本官至武康令撰南越志及懷文文集並傳於世

史臣曰昔婁敬戍卒委輅而遷帝都馮唐老賤片詞以

悟明主素無王公卿士之貴非有積譽取信之資徒以
一言合旨仰感萬乘自此山壑草萊之人布衣韋帶之
士莫不踵闕縣書煙霏霧集自漢至魏此風未爽暨于
晉氏浮僞成俗人懷獨善仕貴遺務降及宋祖思反前
失雖革薄捐華抑揚名教而闢聰之路未啓采言之制
不弘至於賤隸卑臣義合朝筭徒以事非已出知允莫
從昔之開之若彼今之塞之若此非爲徐樂嚴安偏富
漢世東方主父獨闕宋時蓋由用與不用也徒置乞言
之旨空下不諱之令慕古飾情義非側席文士因斯各
存炫藻周朗辯博之言多切治要而意在摛詞文實忤

主文詞之爲累一至此乎

宋書卷八十二終

萬曆二十六年刊

宋書卷八十二

列傳

七

宋書卷八十三

列傳第四十三

梁沈約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宗越 吳喜 黃回

宗越南陽葉人也本河南人晉亂徙南陽宛縣又土斷屬葉本為南陽次門安北將軍趙倫之鎮襄陽襄陽多雜姓倫之使長史范覲之條次氏族辨其高卑覲之點越為役門出身補郡吏父為蠻所殺殺其父者嘗出郡

越於市中刺殺之太守夏侯穆嘉其意擢爲隊主蠻有
爲寇盜者常使越討伐往輒有功家貧無以市馬常刀
楯步出單身挺戰衆莫能當每一捷郡將輒賞錢五千
因此得市馬後被召出州爲隊主世祖鎮襄陽以爲揚
武將軍領臺隊元嘉二十四年啓太祖求復次門移戶
屬冠軍縣許之二十七年隨柳元景北伐領馬幢隸柳
元怙有戰功事在元景傳還補後軍參軍督護隨王誕
戲之曰汝何人遂得我府四字越荅曰佛狸未死不憂
不得咨議參軍誕大笑隨元景伐西陽蠻因值建義轉
南中郎長兼行參軍新亭有戰功世祖卽位以爲江夏

王義恭大司馬行參軍濟陽太守尋加龍驤將軍臧質
魯爽反越率軍據歷陽爽遣將軍鄭德玄前據大峴德
玄分偏師楊胡興劉蜀馬步三千進攻歷陽越以步騎
五百於城西十餘里拒戰大破斬胡興蜀等爽平又率
所領進梁山拒質質敗走越戰功居多因追奔至江陵
時荊州刺史朱脩之未至越多所誅戮又逼略南郡王
義宣子女坐免官繫尚方尋被宥復本官追論前功封
筑陽縣子食邑四伯戶遷西陽王子尚撫軍中兵參軍
將軍如故大明三年轉長水校尉竟陵王誕據廣陵反
越領馬軍隸沈慶之攻誕及城陷世祖使悉殺城內男

丁越受旨行誅躬臨其事莫不先加捶撻或有鞭其面者欣欣然若有所得所殺凡數千人四年改封始安縣子戶邑如先八年遷新安王子鸞撫軍中兵參軍加輔國將軍其年督司州豫州之汝南新蔡汝陽潁川四郡諸軍事寧朔將軍司州刺史尋領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前廢帝景和元年召爲遊擊將軍直閣頃之領南濟陰太守進爵爲侯增邑二百戶又加冠軍將軍改領南東海太守遊擊如故帝自暴無道而越及譚金童太壹並爲之用命誅戮羣公及何邁等莫不盡心竭力故帝憑其爪牙無所忌憚賜與越等美女金帛充物其家越等

武人麤彊識不及遠咸一往意氣皆無復二心帝將欲南巡明旦便發其夕悉聽越等出外宿太宗因此定亂明晨越等並入上撫接甚厚越改領南濟陰太守本官如故越等旣爲廢帝盡力慮太宗不能容之上接待雖厚內並懷懼上亦不欲使其居中從容謂之曰卿等遭罹暴朝勤勞日夕苦樂宜更應得自養之地兵馬大郡隨卿等所擇越等素已自疑及聞此旨皆相顧失色因謀作難以告沈攸之攸之具白太宗卽日收越等下獄死越時年五十八越善立營陣每數萬人止頓越自騎馬前行使軍人隨其後馬止營合未嘗參差及沈攸之

伐殷孝祖爲南討前鋒時孝祖新死衆並懼攸之歎曰宗公可惜故有勝人處而御衆嚴酷好行刑誅睚眦之間動用軍法時王玄謨御下亦少恩將士爲之語曰寧作五年徒不逐王玄謨玄謨尚可宗越殺我譚金荒中僮人也在荒中時與薛安都有舊後出新野居牛門村及安都歸國金常隨征討自北入嶠陝及巴口建義恒副安都排堅陷陣氣力兼人平元凶及梁山破滅質每有戰功稍至建平王宏中軍參軍事加建武將軍尋轉龍驤將軍南下邳太守參軍如故孝建三年遷屯騎校尉直閣領南清河太守景和元年前廢帝誅羣公金等並爲之用帝下詔曰屯騎校尉南清河太守譚金彊弩將軍童太壹車騎中兵參軍沈攸之誠略沈果忠幹勇鷲消蕩氛翳首制鯨凶宜裂河山以酬勳義金可封平都縣男太壹宜陽縣男攸之東興縣男食邑各三百戶金遷驍騎將軍增邑百戶太壹東莞人也自疆弩遷左軍將軍增邑百戶金太壹並與宗越俱死越州里劉胡武念佼長生蔡那曹欣之並以將帥顯劉胡事在鄧琬傳武念新野人也本三五門出身郡將蕭思話爲雍州遣土人龐道符統六門田念爲道符隨身隊主後大府以念有健名且家富有馬召出爲將世祖臨雍州念領

隊奉迎時沔中蠻反世祖之鎮緣道討伐部伍至太堤巖洲蠻數千人忽至乘高矢射雨下念馳赴奮擊應時摧退卽擢爲參軍督護其後每軍旅常有戰功世祖孝建中爲建威將軍桂陽太守竟陵王誕反念以江夏王義恭太宰參軍龍驤將軍隸沈慶之攻廣陵城誕出城走旣而復還念追之不及坐免官復以爲冗從僕射出爲龍驤將軍南陽太守前廢帝景和中爲右軍將軍直閤封開國縣男食邑三百戶太宗初卽位四方反叛遣念乘驛還雒州綏尉西土因以爲南陽太守念旣至人情並向之劉胡遣腹心數騎詐詣念降於坐縛念袁顛

斬之送首詣晉安王子勛念黨袁處珍逃亡至壽陽爲逆黨劉順所得考楚備至秉義不移後得叛奔劉劭太宗嘉之以爲奉朝請追贈念冠軍將軍南陽新野二郡太守封綏安縣侯食邑四百戶泰始四年綏安縣省改封邵陵縣校長生廣平人也出身爲縣將大府以其有膂力召爲府將朱脩之拒曾秀於峴南長生有戰功稍見任使太宗初爲建安王休仁司徒中兵參軍加寧朔將軍南討有功封遷陵縣侯食邑八百戶後爲張悅寧遠司馬寧蠻校尉太始五年卒追贈征虜將軍雒州刺史蔡那南陽冠軍人也家素富而那兄局善接待賓客

客至無少多皆資給之以此爲郡縣所優異蠲異調役
那始爲建福戍主漸至大府將佐太宗初爲建安王休
仁司徒中兵參軍南討那子弟皆在襄陽爲劉胡所執
胡每戰輒懸之城外那進戰愈猛以功封平陽縣侯食
邑五百戶稍至劉韞撫軍司馬寧蠻校尉加寧朔將軍
秦豫元年以本號爲益州刺史宋寧太守未拜卒追贈
輔師將軍餘如故諡曰平侯曹欣之新野人也積勤勞
後廢帝元徽初爲軍主以平桂陽王休範功封新市縣
子食邑五百戶爲左軍驍騎將軍加輔國將軍元徽四
年以本號爲徐州刺史鐘離太守進號冠軍將軍順帝
昇明二年徵爲散騎常侍驍騎將軍三年卒

吳喜吳興臨安人也本名喜公太宗減爲喜初出身爲
領軍府白衣吏少知書領軍將軍沈演之使寫起居注
所寫旣畢闇誦略皆上口演之嘗作讓表未奏失本喜
經一見卽便寫赴無所漏脫演之甚知之因此涉獵史
漢頗見古今演之門生朱重民入爲主書薦喜爲主書
書史進爲主圖令史太祖嘗求圖書喜開卷倒進之太
祖怒遣出會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征蠻啓太祖請喜
自隨使命去來爲世祖所知賞世祖於巴口建義喜遇
病不堪隨慶之下事平世祖以喜爲主書稍見親遇擢

爲諸王學官令左右尚方令河東太守殿中御史大明
中黜歛二縣有亡命數千人攻破縣邑殺害官長豫章
王子尚爲揚州在會稽再遣爲主帥領三千人水陸討
伐遂再往失利世祖遣喜將數十人至二縣誘說羣賊
賊卽日歸降太宗初卽位四方反叛東兵尤急喜請得
精兵三百致死於東上大說卽假建武將軍簡羽林勇
士配之議者以喜刀筆主者不嘗爲將不可遣中書舍
人巢尚之曰喜昔隨沈慶之屢經軍旅性旣勇決又習
戰陳若能任之必有成績諸人紛紛皆是不別才耳喜
乃率員外散騎侍郎竺超之殿中將軍杜敬真馬步東

討旣至永世得庾業劉延熙書送尋陽王子房檄文與
喜書曰知統戎旅已次近路卿所在著名今日何爲立
忠於彼邪想便倒戈共受河山之賞喜報書曰前驅之
人忽獲來翰披尋狂惑良深悵駭聖主以神武撥亂德
盛勳高羣逆交扇滅在晷刻君等勳義之烈世荷國恩
事愧鳴鴉不懷食椹今練勒所部星言進邁相見在近
不復多陳喜孝武世見驅使常充使命性寬厚所至人
並懷之及東討百姓聞吳河東來便望風降散故喜所
至克捷事在孔覲傳遷步兵校尉將軍如故封竟陵縣
侯食邑千戶東土平定又率所領南討遷輔國將軍尋

陽太守南賊退走喜追討平定荊州遷前軍將軍增邑三百戶泰始四年改封東興縣侯戶邑如先仍除使持節督交州廣州之鬱林寧浦二郡諸軍事輔國將軍交州刺史不行又除右軍將軍淮陵太守假輔師將軍兼太子左衛率五年轉驍騎將軍假號太守兼率如故其年虜寇豫州喜統諸軍出討大破虜於荆亭僞長社公遁走戍主帛乞奴歸降軍還復以本位兼左衛將軍六年又率軍向豫州拒索虜加節督豫州諸軍事假冠軍將軍驍騎太守如故明年還京都初喜東征白太宗得尋陽王子房及諸賊帥卽於東臬斬東土旣平喜見南

賊方熾慮後翻覆受禍乃生送子房還都凡諸大主帥顧琛王曇生之徒皆被全活上以喜新立大功不問也而內密銜之及平荊州恣意剽虜贓私萬計又嘗對賓客言漢高魏武本是何人上聞之益不說其後誅壽寂之喜內懼因啓乞中散大夫上尤疑駭至是會上有疾爲身後之慮以喜素得人情疑其將來不能事幼主乃賜死時年四十五喜將死之日上召入內殿與共言謔酬接甚款旣出賜以名饌并金銀御器敕將命者勿使食器宿喜家上素多忌諱不欲令食器停凶禍之室故也喜未死一日上與劉劭張興世齊王詔曰吳喜出自

卑寒少被驅使利口任詐輕狡萬端自元嘉以來便充
刀筆小役賣弄威恩苟取物情處處交結皆爲黨與衆
中常以正直爲詞而內實阿媚每仗計數運其伎巧甘
言說色曲以事人不忠不平彰於觸事從來作諸署主
意所不協者覓罪委頓之以示清直而餘人恣意爲非
一不檢問故甚得物情昔大明中黜歙二縣有亡命數
千人攻破縣邑殺害官長劉子向在會稽再遣爲主帥
領三千精甲水陸討伐再往失利孝武以喜將數十人
至二縣說誘羣賊賊卽歸降詭數幻惑乃能如此故每
豫驅馳窮諸狡慝及泰始初東討正有三百人直造三

吳凡再經薄戰而自破岡以東至海十郡無不清蕩百
姓聞吳河東來便望風自退若非積取三吳人情何以
得弭伏如此其統軍寬慢無章放恣諸將無所裁檢故
部曲爲之致力觀其意趣止在賊平之後應力爲國計
喜初東征發都指天畫地云得劉子房卽當屏除袁標
等皆加斬戮使略無生口旣平之後緩兵施恩納罪人
之貨誘諸賊帥令各逃藏受賂得物不可稱紀聽諸賊
帥假稱爲降而擁衛子房遂得生歸朝廷收羅羣逆皆
作爪牙撫接優密過於義士推此意正是聞南賊大盛
殷孝祖戰亡人情大惡慮逆徒得志規以自免喜善爲

姦變每以計數自將於朝廷時三吳首獻慶捷於南賊則不殺其黨頗著陰誠當云東人惟怯望風自散皆是彼無處分非其苦相逼迫保全子房及顧琛等足表丹誠進退二塗可以無患南賊未平唯以軍糧爲急西南及北道斷不通東土新平商運稀簡朝廷乃至鬻官賣爵以救災困斗斛收斂猶有不充喜在赭圻軍主者頓偷一百三十斛米初不問罪諸軍主皆云宜治喜不獲已止與三十鞭又不責備凡所曲意類皆如此喜至荊州公私殷富錢物無復孑遺喜乘兵威之盛誅求推檢凡所課責既無定科又嚴令監蹙皆使立辦所使之人

莫非姦猾因公行私迫脅在所入官之物侵竊過半納資請託不知厭已西難既殄便應還朝而解故槃停託云扞蜀實由貨易交關事未回展又遣人入蠻矯詔慰勞賧伐所得一以入私又遣部下將吏兼因土地富人往襄陽或蜀漢屬託郡縣侵官害民興生求利千端萬緒從西還大編小朋爰及草舫錢米布絹無船不滿自喜以下迨至小將人人重載莫不兼資喜本小人多被使役經由水陸州郡殆徧所至之處輒結物情妄竊善稱聲滿天下密懷姦惡人莫之知喜軍中諸將非劫便賊唯云賊何須殺但取之必得其用雖復羸弱亦言健

兒可惜天下未平但令以功贖罪處遇料理反勝勞人
此輩所感唯喜莫云恩由朝廷凶惡不革恒出醜聲勞
人義士相與歎息並云我等不愛性命擊擒此賊朝廷
不肯殺去反與我齊今天下若更有賊我不復能擊也
此等既隨喜行多無功效或隱在衆後或在幔屋中眠
賊既破散與勞人同受爵賞既被詰問辭曰百端云此
輩既見原宥擊賊有功那得不依例加賞褚淵往南選
諸將卒喜爲軍中經爲賊者就淵求官倍於義士淵以
善最前獻捷名位已通又爲統副難相違拒是以得官
受賞反多義人義人雖忿喜不平又懷其寬弛往歲竺

超之聞四方反叛人情畏賊無敢求爲朝廷行者乃慨
然攘步隨喜出征爲其軍副身經臨敵自東還失喜意
說超之多酒不堪驅使遂相委棄高敬祖年雖少宿氣
力實健其有處分爲軍中所稱喜薄其衰老云無所施
正以二人忠清與已異行超之爲人乃多飲酒計喜軍
中主帥豈無飲酒者特是不利超之故以酒致言耳敬
祖既無餘事直云年老託爲乞郡潛相遣斥其餘主帥
並貪濁諂媚之流皆提攜東西不相離捨喜聞天壤間
有罪人死或應繫者必啓以入軍皆得官爵厚被處遇
應入死之人緣已得活非唯得活又復如意人非水石

何能不感設令吾攻喜門此輩誰不致力但是喜不敢
生心耳喜軍中人皆是喜身爪牙豈關於國喜自得軍
號以來多置吏佐是人加板無復限極爲兄弟子姪及
其同堂羣從乞東名縣連城四五皆灼然巧盜侵官奪
私亡命罪人州郡不得討崎嶇蔽匿必也黨護臺州符
旨殆不復行船車牛犢應爲公家所假借者託之於喜
吏司便不敢問宅縣奴婢入界便略百姓牛犢輒牽殺
噉州郡應及役者並入喜家喜兄茹公等悉下取錢盈
村蒲里諸吳姻親就人間徵求無復紀極百姓噉然人
人悉苦喜具知此初不禁呵索惠子罪不甚江愈旣已

被恩得免憲辟小小牴意輒加刑斬張悅賊中大帥逼
迫歸降沈攸之錄付喜云殺活當由朝廷將帥征伐旣
有常體自應執歸之有司喜卽便打鑠解襦與箸對膝
圍碁仍造重義私惠招物觸事如斯張靈度凶愚小人
背叛之首喜在西輒恕其罪私將下都與之周旋情若
同體狼子野心獨懷毒性遂與柳欣尉等謀立劉禕吾
使喜錄之而喜密報令去去未得遠爲建康所錄喜肯
國親惡乃至於是初從西反圖兼右丞貪因事物以行
私詐吾患其諂曲抑而不許從此怨懟意用不平喜西
救汝陰縱肆兵將掠暴居民姦人婦女逼奪雞犬虜略

縱橫緣路官長莫敢呵問脫誤有縛錄一人喜輒大怒
百姓呼嗟人人失望近段佛榮求還乃欲用喜代之西
人聞其當來皆欲叛走云吳軍中人皆是生劫若作刺
史吾等豈有活路旣無他計正當叛投虜耳夫伐罪弔
民用清國道豈有殘虐無辜剝奪爲務害政妨國罔上
附下罪疊若此而可久容臧文仲有云見有善於其君
如孝子之養父母見有惡於君若鷹鷂之逐鳥雀耿弇
不以賊遺君父前史以爲美談而喜軍中五千人皆親
經反逆攜養左右豈有奉上之心喜意志張大每稱漢
高魏武本是何人近忽通啓求解軍任乞中散大夫喜

是何人乃敢作此舉止且當今邊疆未寧正是喜輸蹄
領之日若以自處之宜當節儉廉慎靜掃閉門不與外
物交關專心奉上何得以其雖螭高自比擬當是自顧
愆疊事宜遐邇又見壽寂之流徙施脩林被擊物惡傷
類內懷憂恐故與此計圖欲自安朝廷之士及大臣藩
鎮喜殆無所畏者畏者唯吾一人耳人生脩短不可豫
量若吾壽百年世間無喜何所虧損若使吾四月中疾
患不得治力天下豈可有喜一人尋喜心迹不可奉守
文之主豈可遭國家間隙有可乘之會邪世人多云時
可畏國政嚴歷觀有天下御億兆仗威齊衆何代不然

故上古象刑民淳不犯後聖懲僞易以剝墨唐堯至仁不赦四凶之罪漢高大度而急三傑之誅且太公爲治先華士之刑宣尼作宰肆少正之戮自昔力安社稷功濟蒼生班劬引前笳鼓陪後不能保此者歷代無數養之以福十分有一耳至若喜之深罪其得免乎夫富之與貴雖以功績致之必由道德守之故善始者未足稱奇令終者乃可重耳凡置官養士本在利國當其爲利愛之如赤子及其爲害畏之若仇讎豈暇遠尋初功而應忍受終敝耳將之爲用譬如餌藥當人羸冷資散石以全身及熱勢發動去堅積以止患豈憶始時之益不

計後日之損存前者之賞抑當今之罰非忘其功勢不獲已耳喜罪釁山積志意難容雖有功效不足自補交爲國患焉得不除且欲防微杜漸憂在未萌不欲方幅露其罪惡明當嚴詔切之令自爲其所卿諸人將相大臣股肱所寄賞罰事重應與卿等論之卿意並謂云何及喜死發詔賻賜子徽民襲爵齊受禪國除

黃回竟陵郡軍人也出身充郡府雜役稍至傳教臧質爲郡轉齋帥及去職將回自隨質爲離州回復爲齋帥質討元凶回隨從有功免軍戶質在江州擢領白直隊主隨質於梁山敗走向豫章爲臺軍主謝承祖所錄付

江州作部遇赦得原回因下都於宣陽門與人相打詐稱江夏王義恭馬客鞭二百付右尚方會中書舍人戴明寶被繫差回爲戶伯性便辟勤緊奉事明寶竭盡心力明寶尋得原赦委任如初啓免回以領隨身隊統知宅及江西墅事性有功藝觸類多能明寶甚寵任之回拳捷果勁勇力兼人在江西與諸楚子相結屢爲劫盜會大宗初卽位四方反叛明寶啓大宗使回募江西楚人得快射手八百假回寧朔將軍軍主隸劉勔西討於死虎破杜叔寶軍除山陽王休祐驃騎行參軍龍驤將軍攻合肥破之累遷至將校以功封葛陽縣男食邑三

百戶後廢帝元徽初桂陽王休範爲逆回以屯騎校尉領軍隸齊王於新亭創詐降之計事在休範傳回見休範可乘謂張敬兒曰卿可取之我誓不殺諸王敬兒卽日斬休範事平轉回驍騎將軍加輔師將軍進爵爲侯改封聞喜縣增邑千戶四年遷冠軍將軍南琅邪濟陽二郡太守建平王景素反回又率軍前討假節城平之日回軍先入又以景素讓張倪奴回增邑五百戶進號征虜將軍加散騎常侍太守如故明年遷右衛將軍常侍如故沈攸之反以回爲使持節督郢州司州之義陽諸軍事平西將軍郢州刺史給鼓吹一部率衆出新亭

爲前鋒未發而袁粲據石頭爲亂回與新亭諸將帥任
候伯彭文之王宜興孫曇瓘等謀應粲粲事發候伯等
並乘船赴石頭唯曇瓘先至得入候伯等至而粲已平
回本期詰旦率所領從御道直向臺門攻齊王於朝堂
事既不果齊王撫之如舊回與宜興素不協慮或反告
因其不從處分斬之宜興吳興人也形狀短小而果勁
有膽力少年時爲劫不須伴郡討逐圍繞數十重終莫
能擒太宗泰始中爲將在壽陽間擊索虜每以少制多
挺身深入無畏憚虜衆值宜興皆引避不敢當稍至寧
朔將軍羽林監以平建平王景素功封長壽縣男食邑

三百戶至是爲屯騎校尉加輔國將軍回進軍未至郢
州而沈攸之敗走回至鎮進號鎮西將軍改督爲都督
回不樂停郢州固求南兗遂率部曲輒還改封安陸郡
公增邑二千戶并前三千七百戶改都督南兗徐兗青
冀五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加散騎常侍持
節如故齊王以回終爲禍亂乃上表曰黃回出自厮伍
本無信行仰值泰始謬被驅馳階藉風雲累叨顯伍及
沈攸之作逆事切戎機臣聞於知人冀其搏噬遣統前
鋒竟不接刃軍至郢城乘威迫脅陵掠所加必先尊貴
武陵王馬器服咸被虜奪城內文武剝剔靡遺及至還

都縱恣彌甚先朝御服猶有二輿弓劍遺思尚在軍府
回途啓求以擬私用僭侮無厭罔顧天極又廣納逋亡
多受劫盜親信此等並爲爪牙觀其凶狡憂在不測惡
積臯著非可含忍應加剗除以明國憲尋其釁狀是宜
極法但嘗經將師微有塵露臯疑從輕事炳前策請在
降減特原餘嗣臣過荷隆寄言必罄誠謹陳管穴式遵
弘典伏願聖明特垂允鑒臣思不出位誠昧甄才追言
旣住伏增慙慙詔曰黃回擢自凡豎夙負疵釁貫以憲
綱收其搏噬雖勤效累箸而屠懷干紀新亭背叛投拜
寇場異規旣扇廟律幾殆幸得張敬兒提戈直奮元惡

受戮及景素結逆履霜歲久乃密通音譯潛送器械氛
沴克霽狡謀方顯每存容掩冀能倭革故襲茅升爵均
榮勳寵凶詖有本險慝滋深構誘敬兒志相攻陷悖圖
未遂狼戾彌甚近軍次郢鎮劫逼府主兼挾私計多所
徵索主局咨疑便加捶楚專肆暴慢罔顧彝則膺牧西
蕃徽賁惟厚曾不知感猶懷忿怨李安民述任河濟星
管未周貪據衿要苦祈回奪黷謁弗已叨侈無度遂請
求御輿僭擬私飾又招萃賊黨初不啓聞傷風蠹化莫
此之甚宜明繩裁肅正刑書便收付廷尉依法窮治回
死時年五十二子僧念尚書左民郎竟陵相未發從誅

回既貴祇事戴明寶甚謹言必自名每至明寶許屏人獨造未嘗敢坐躬至帳下及入內料檢有無隨之供送以此爲常先是王蘊爲湘州潁川庾佩玉爲蘊寧朔府長史長沙內史蘊去職南中郎將湘州刺史南陵王翽未之任權以佩玉行府州事先遣中兵參軍臨湘令韓幼宗領軍戍防湘川與佩玉共事不美及沈攸之爲逆佩玉幼宗各不相信幼宗密圖佩玉知其謀襲殺幼宗回至郢州遣輔國將軍任候伯行湘州事候伯以佩玉兩端輒殺之湘州刺史呂安國之鎮齊王使安國誅候伯彭文之太山人也以軍功稍至龍驤將軍討建平王

景素功封葛陽縣男食邑三百戶順帝初爲輔國將軍左軍將軍南濮陽太守直閣領右細杖盪主沈攸之平後齊王收之下獄賜死孫曇瓘吳郡富陽人也驍果有氣力以軍功稍進至是爲寧朔將軍越州刺史於石頭叛走逃竄經時後於秣陵縣禽獲伏誅回同時爲將者臨淮任農夫沛郡周寧民南郡高道慶並以武用顧農夫稍至彊弩將軍太宗初以東討功封廣晉縣子食邑五百戶東土平定仍又南討增邑二百戶歷射聲校尉左軍將軍時桂陽王休範在江州有異志朝廷慮其下以農夫爲輔師將軍淮南太守戍姑孰以防之休範尋

率衆向京邑奄至近道農夫棄戍還都休範平以戰功
改封孱陵縣侯增邑千戶并前千七百戶出爲輔師將
軍豫州刺史尋進號冠軍將軍明年入爲驍騎將軍加
通直散騎常侍前世加官唯散騎常侍無通直員外之
文太宗以來多因軍功至大位資輕加常侍者往往通
直員外焉五年加征虜將軍改通直爲散騎常侍驍騎
如故其年卒追贈左將軍常侍如故諡曰貞肅侯伯卽
農夫弟也周寧民於鄉里起義討薛安都亦以軍功至
軍校泰始初封顛縣男食邑三百戶官至寧朔將軍徐
州刺史鐘離太守高道慶亦至軍校驍游以平桂陽王
休範功封樂安縣男食邑三百戶建平王景素反道慶
領軍北討而與景素通謀及事平自啓求增邑五百戶
詔加二百并前五百戶道慶凶險暴橫求欲無已有失
其意輒加捶拉往往有死者朝廷畏之如虎狼齊王與
袁粲等議收付廷尉賜死

史臣曰夫豎人匹夫濟其身業非世亂莫由也以亂世
之情用於治日其得不亡亦爲幸矣

之辭用然故曰其辭不古亦然李矣

自曰夫聖人西天齋其良業非世珍莫由

其業幸新郊於其操操

其業幸新郊於其操操

其業幸新郊於其操操

其業幸新郊於其操操

其業幸新郊於其操操

宋書卷八十三終

食品

三百

